

## 自邊界回擊

Marjin Kiri<sup>1</sup>

Gudside 位在南雅加達一條蜿曲小路旁，一進大門之後，左右兩側會先看到一些賣簡單麵食的攤販及咖啡吧，兩側接續開展的貨櫃屋裡面則臥虎藏龍。

Gudside 是由 Gudskul（讀音為「Good school」，意即「好學校」）發起的（圖 1），2018 年，ruangrupa、Serrum 及 Grafis Huru Hara 三個藝術團隊一起組成 Gudskul，開啟了這個強調共用資源（common-pool resources）、生態系統（ecosystem）等核心方法的公共學習空間。目前除了上述三個團隊及所屬計畫之外，另有十四個團隊進駐 Gudside，獨立出版社「Marjin Kiri」即是其中一個。

走進 Marjin Kiri 的「辦公室」時，先被所見景象嚇了一跳，在小小不到八坪的空間內堆滿了書，一路頂到天花板，靦腆的 Ronny Agustinus 在被書牆圍繞的環境中工作（圖 2）。目前我所有訪談對象中，當代藝術領域工作者決定辦獨立出版社的案例並不少，但大多是以出版實踐作為其藝術實踐的延伸項目。Ronny 則相反，他就讀於雅加達藝術學院，2000 年與其他人共同組織了 ruangrupa，

更多相關案例  
p.38, p.174, p.194

印尼／雅加達



圖 1





當時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及規劃，但到最後覺得自己似乎不那麼「跟得上」當代藝術的變化，「後來 ruangrupa 的路線更傾向文化研究，可能我比較傳統，仍然覺得基礎、古典的經濟學與政治學理論非常重要」，Ronny 說。他漸漸淡出 ruangrupa，並在 2005 年創辦了 Marjin Kiri（圖 3）。

Marjin 是「邊界」（margin），Kiri 是「左」（left），這是一個從名稱就能嗅到出版傾向的出版社。他們極其注重批判思考，致力於翻譯那些對印尼而言很

重要，但卻不為其他當地出版社所青睞的著作，目前網站上的分類包含了哲學、印尼研究、女性研究、文學、社會政治、經濟政治及安那其研究等。

一開始，每本書的印量至少都是三千本，流通管道則是在大零售商寄售。但近年無論是技術或是市場的改變都很大，諸如：印刷技術的進步讓成本下降；基本門檻的印量也不用這麼高，現在每本印量為一千本（因為更少的話會不符收支）；加之社群網站的興起，在在讓他們決定不靠零售商，而是省下中間的抽成，轉而透過獨立書店及網路平台販售，這也是目前多數獨立出版社的營運方式。

Ronny 觀察到，印尼的閱讀習性及書本市場越來越多元及分流，獨立書店越來越多，各自有各自的選書取向，且與獨立出版社有良好的互動，因此，獨立書店和連鎖書店漸漸形成不同的市場區隔。

*將拉美和印尼比較，作為都會經歷殖民與獨裁政權的國家，在歷史、政治上的異同都非常具有意義。*

談起開出版社的契機，以及對批判理論、拉美文學的興趣從何而來，他提到兩本影響這位愛書人的關鍵書籍：陳馬六甲（Tan Malaka）<sup>2</sup>《唯物辯證邏輯》（*Madilog*），與馬奎斯（Gabriel Garcia Marquez）<sup>3</sup>《獨裁者的秋天》（*El Otoño del Patriarca*）。

1999年，Ronny 在 23 歲時，在一本政治經濟取向的雜誌《Indikator》負責版面設計，這個工作經驗為他帶來政治啟蒙時刻。1998 年蘇哈托 (Suharto)<sup>4</sup> 垮台之後，曾有一波左翼思想書籍的出版風潮，雜誌出版社找到了在「新秩序」(Orde Baru) 時期被禁，但仍然秘密地以影本流通的《唯物辯證邏輯》，並決定再版，Ronny 擔任這本書的編輯。書本出版之後，在學術圈激起熱烈迴響，許多學者、教授第一次有機會讀到這本書，他們非常驚訝於印尼在 1940 年代就有人能夠有如此的論述能力，而此書也開啟 Ronny 對左翼思想的閱讀。

拉美文學方面，Ronny 學生時期第一本接觸到的作品就是《獨裁者的秋天》，不僅極長分段的美學實驗讓他印象深刻，也打開他對政治文學的想像。Y. B. Mangunwijaya<sup>5</sup> 在序中提到，拉美文學對印尼讀者而言是未知的領域；這句話成為種子，在數年後長成了 Marjin Kiri 出版中的重要路線。Marjin Kiri 至今已出版約一百二十本書，全部都是印尼文的著作，早先翻譯書的比例很高，近年當地作家及翻譯書比例約為 6 : 4，Ronny 說這是很理想的比例。

他們對翻譯有個堅持，就是盡可能從原文，而不是從英文轉譯，因此合作的譯者就有不同的專擅語言。Ronny 自己則在學習西班牙文之後，



圖 4

於 2006 年翻譯了第一本書——賽普維達 (Luis Sepúlveda)<sup>6</sup> 《讀愛情故事的老人》 (*Un viejo que leía novelas de amor*) (圖 4)，繼後的翻譯對象包含了阿言德 (Isabel Allende)<sup>7</sup>、尤薩 (Mario Vargas Llosa)<sup>8</sup> 等人的作品，文學與政治理論皆涵括在內，透過將西文翻譯為印尼文的過程，也等於將另一個世界翻譯進來。

《讀愛情故事的老人》的確是 Ronny 第一本直譯自西文的書，但他第一本譯作其實是副司令馬科斯 (Subcomandante Marcos) 的文集<sup>9</sup>。副司令馬科斯是查巴達民族解放軍 (Zapatista) 的領導者、發言人，同時也是作家。Ronny 說，那時候他的西文還沒那麼好，因此是從英文翻譯成印尼文，他從各種管道收集文章，譯成一千頁的大部頭書——《暗影的面孔：紀錄查巴達民族解放軍 1994-2001》 (*Bayang Tak Berwajah: Dokumen Perlawanan Tentara Pembebasan Nasional Zapatista 1994-2001*)。一開始這本書只印了四十本，「因為影印的成本實在太高了！」Ronny 說，當時 **Forum Lenteng** 的 Hafiz 贊助了印刷費用，印完之後免費發送給朋友。2003 年，日惹的獨立出版社 Insist Press 將其正式出版，隔年由同樣位在日惹的獨立出版社 Resist Book 則出了《我們的文字就是我們的武器：2001-2004 年文選》 (*Kata Adalah Senjata: Kumpulan Tulisan Terpilih 2001-2004*)，為副司令馬科斯接續三年的文集。

對 Ronny 而言，將「拉美」和印尼比較（但他也同

關於 Forum Lenteng  
p. 92

時強調，我們當然不能將拉美視為一均值總體，每個國家的差異都很大），作為都曾經歷殖民與獨裁政權的國家，許多在歷史、政治上的異同都非常具有意義，印尼必須學習如何面對、處理，持續纏繞來自當下、過往的鬼魂，並將這些經驗反過來變成追求正義的工具。而拉美的墨西哥、阿根廷、智利等國，則可以成為重要的參照對象，以查巴達民族解放軍為例，他們示範了當代左翼還有什麼樣的生存可能，對於印尼而言，也提供難以想像的政治圖景。

「要談印尼的國家歷史，不可能不談共產主義」，Ronny 說。但如何與難以撼動的敵人——國家、偏見及時間——對抗？



Ronny 解釋，儘管印尼在 1920 年即成立亞洲第一個共產黨，但這個理應擁有深刻左翼思想傳統的國家，卻在近代史發展中如斷片一般，清除了所有記憶與論述能力。

左傾的蘇卡諾(Sukarno)<sup>10</sup> 在 1940 年代領導印尼自荷蘭手中獨立，但在冷戰的局勢下，如同亞洲其他國家，一國的「內政」根本難分內外。1965 年，親美的軍事強人蘇哈托，推翻親共的蘇卡諾(即「930 政變」)，並發動對左翼人士的大清洗，在蘇哈托 31 年的統治期間內，言論自由消失無蹤。(圖 5)

有些文化藝術工作者會說，無論是在蘇卡諾或蘇哈托的時代，對於言論自由的箝制都很嚴重，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呈現：前者對於所有創作者都需遵循社會寫實主義的要求，並沒有比後者的各種審查機制好到哪裡去。但 Ronny 說，會支持上述這種說詞的人很可能當時就是站在蘇哈托，或者親西方國家陣營的人，此種「二者都一樣壞」的描述是值得懷疑的，至少就目前可見的資料上，蘇哈托政權明確以公開焚燒左翼書籍的方式，來展示國家對意識形態掌控的絕對權力，但目前並沒有蘇卡諾時代焚書的證據。《人民文化協會沒有焚書》(Lekra Tak Membakar Buku)<sup>11</sup> 即是一本深入此論戰，卻在 2009 年被檢察總署列為禁書的著作<sup>12</sup>。

箝制言論自由的政策從來都不只單單影響一代人。在 1998 年蘇哈托下台之後，印尼步入改革時代(Reformasi)一直走到今天，蘇卡諾成為了偉人，他的大女兒梅嘉娃蒂(Megawati Sukarnoputri)也擔任了第五任總統，以及目前執政黨的領導人。儘管他的形象不斷被使用，但到底「蘇卡諾主義」(Sukarnoism)的核心是什麼卻一直被略而不提。Ronny 說，他的思想當然是與共產主義密切相關

的，但當前印尼卻只想要萃取出蘇卡諾作為國父的形象，並隱蔽其思想脈絡。

簡言之，馬克思主義、列寧主義等左翼相關書籍，至今在印尼並未全盤解禁，近期的事例，如 2016 年，Marjin Kiri 合作籌辦的「左轉慶典」（Belok Kiri Fest）就被勒令取消。「要談印尼的國家歷史，不可能不談共產主義」，Ronny 說。但如何與難以撼動的敵人——國家、偏見及時間——對抗？

改革之後，儘管有許多致力於左翼思想的小獨立出版社及組織先於 Marjin Kiri 出現，但大多因經營問題而撐不久。除此之外，一些小誌型態的出版物，儘管有強烈政治動機，但難以觸及大眾與學界，更無法作為引用條目的參考資料，加入學術圈的知識生產中。對 Ronny 而言，正因為對手太巨大，因此所有的策略都必須作長久計，譬如，在營運方面，Marjin Kiri 從一開始就以一個立案合法公司的模式來營運，同時對版權問題非常謹慎，避免當局以各種許可方面的問題來找麻煩；在出版方面，他們的出版品都是最狹義的「書」。

當左翼論述在緩慢的出版工作中，能夠被引介進學術圈及教育現場，成為論文的備註、參照，甚至在課程中促成辯論，那麼儘管這場戰鬥無比漫長，但具有批判力的一代就不會只是妄想，而是可藉由一本本書拾級到達的現實。

註解

<sup>1</sup> 訪談於 2020 年 2 月 3 日。

<sup>2</sup> 陳馬六甲（Tan Malaka, 1897-1949），印尼哲學家及左翼革命家。印尼週刊《Tempo》尊稱為印尼共和國之父。

<sup>3</sup> 加布列·費西亞·馬奎斯（Gabriel García Márquez, 1927-2014），哥倫比亞小說家、劇作家及記者，被視為是 20 世紀最重要的作家之一，尤其是在使用西班牙語的創作者中。1972 年獲紐斯塔特國際文學獎（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），1982 年獲諾貝爾文學獎。

<sup>4</sup> 蘇哈托（Suharto, 1921-2008），印尼軍事領袖及政治人物，為印尼獨立以來的第二任總統，自 1967 年於蘇卡諾（Sukarno）手上奪權，至 1998 年下台為止，執政長達 31 年，被廣泛認定為獨裁者。為了和前任總統蘇卡諾被稱之為「舊秩序」（Orde Lama）的統治拉出鑑別度，蘇哈托使用了「新秩序」（Orde Baru, 英譯「New Order」）一詞，「新秩序」後來與蘇哈托時期（1967-1998）成為同義詞。

<sup>5</sup> Yusuf Bilyarta Mangunwijaya (1929-1999)，印尼建築師、作家及天主教宗教領袖。

<sup>6</sup> 路易斯·賽普維達（Luis Sepúlveda, 1949-2020），智利作家及記者，為共產黨軍人及智利獨裁者皮諾契特（Augusto Pinochet）政權的反對者，1970 年代被捕入獄並受到軍事獨裁政權的折磨。1980 年代末以《讀愛情故事的老人》（*Un viejo que leía novelas de amor*）轟動文壇。2020 年 4 月 16 日，因新冠肺炎於西班牙去世。

<sup>7</sup> 伊莎貝·阿言德（Isabel Allende, 1942-），智利作家及女性主義者。生於秘魯並成長於智利，當她在委內瑞拉流亡期間，於 1982 年發表第一本小說《精靈之屋》（*La casa de los espíritus*），獲得國際文壇肯定。

<sup>8</sup> 馬利歐·巴爾加斯·尤薩（Mario Vargas Llosa, 1926-），秘魯作家、政治人物、記者、評論家及大學教授。1960 年代開始獲得國際關注，被視為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，2010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。

- 9 副司令馬科斯 (Subcomandante Marcos, 1957-, 也譯作「副司令馬訶士」)，墨西哥作家、詩人，以及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 (Chiapas) 衝突地區之「查巴達民族解放軍」 (Ejé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, EZLN, 簡稱「查巴達」，也譯作「薩帕塔」) 的發言人及領導人。

儘管查巴達的意識形態會被描述為自由意志社會主義，但他們拒絕並否認這樣的分類，查巴達將自身的反抗運動，視為與更廣泛的另類全球化、反新自由主義社會運動結盟，尋求原住民對於當地土地、資源的自主。自 1994 年開始，解放軍名義上與墨西哥政府開戰，近年則將策略集中在公民抵抗。查巴達主要人員組成為當地的原住民，但也受到來自都市及國際的支持。

- 10 蘇卡諾 (Sukarno, 1901-1970)，印尼獨立後第一任總統，任期自 1945 至 1967 年。蘇卡諾為印尼脫離荷蘭殖民獨立運動的領袖，並帶領印尼人民透過外交及軍事手段，對抗荷蘭於戰後的再殖民，達成印尼在 1949 年的獨立。

1960 年，蘇卡諾宣布其政府將會基於「納沙貢」 (Nasakom) 運作——此概念結合印尼社會三種意識形態：民族主義 (nasionalisme)、宗教 (agama) 及共產主義 (komunisme)。1965 年 930 軍事政變之後的共產黨大清洗，不僅印尼共產黨 (Partai Komunis Indonesia, PKI) 被摧毀，許多無辜民眾也在屠殺中受害，估計有 50 萬至 100 萬人死亡。1967 年由陸軍少將蘇哈托取代其位，蘇卡諾在家中被軟禁，直到 1970 年逝世。

- 11 人民文化協會 (Lembaga Kebudayaan Rakyat, 縮寫為 Lekra) 為一個與印尼共產黨相關的文學、社會運動組織。創立於 1950 年，人民文化協會致力於鼓勵藝術家、作家及教師，追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規範。自 1962 年開始，人民文化協會對於他們認為「有違人民運動」創作者的批判聲越演越烈。1963 年，被批評者聯合簽署《文化宣言》 (Manifest Kebudayaan) ，反對人民文化協會對創作自由的打壓。930 政變 (咸認為由共產黨發起，為了維護蘇卡諾政權不被親美派推翻而發動)，及接續的大清洗之後，蘇哈托的「新秩序」政府查禁了人民文化協會，及其他與共產黨相關之組織。

- 12 這本書的禁令在 2010 年 10 月 13 日被憲法法院解除。

